

云居寺与杨乃武案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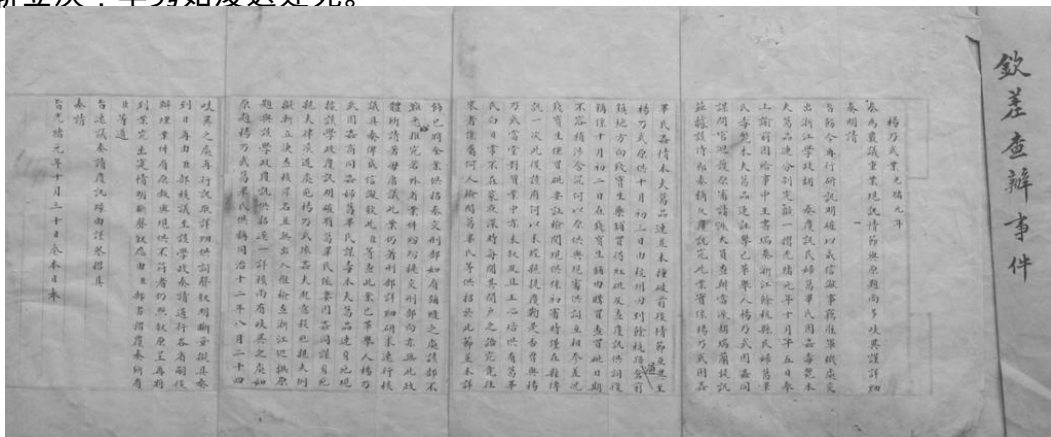
苏宝敦

千年古刹云居寺，为中国北方佛教圣地，创建于隋唐时期。寺东北方向隔着杖引泉流水为小西天石经山，山上有藏经洞 9 座。9 洞之中分别保存着隋唐经版 4000 余石，连同寺院南塔基座前藏经穴中出土的辽、金、元、明经版共计 14278 石，其工程之浩大艰巨为世界所罕有，被公认为石刻佛经世界之最。抗日战争时期寺院遭到一定毁坏，文革中，极“左”思潮泛滥，横扫一切。周恩来总理惟恐这座千年古刹遗址再有什么闪失，曾亲临云居寺视察，并责成当地驻军派专人保护。所以，这里的珍贵古建筑和石雕艺术品安然无恙，后来北京城里破“四旧”时的一些查抄物品，也被文物部门运到了云居寺保存。于是云居寺与清“杨乃武与小白菜”案就有了瓜葛。

1993 年末，云居寺工作人员在藏经阁整理经卷书籍发现了《钦差查办事件》文稿，副题为“杨乃武案光绪元年”。仔细研读，此文稿竟是关于中国大清朝“四大奇案”之一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奏折。此案多少年来，在海内外通过各种艺术形式，广为传播，几乎家喻户晓，老少皆知。但那是经过艺术加工的文艺作品，也可以说是“二手货”，真正原始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案情经过，钦差查办此案时向光绪皇帝书写的这本奏折才是第一手资料。

案卷真相

“杨乃武与小白菜”的案情扑朔迷离，惊动朝野。我们从发现的《钦差查办事件》奏折，就可窥见其中端倪。同治十二年（1873）十月初十日，毕秀姑（即小白菜）的丈夫葛品连病死。浙江省余杭县令刘锡彤据传言认为与新科举人杨乃武有关，逮捕了毕，严刑拷打，定成谋害亲夫，并诬为受杨乃武指使。杨先被革除举人，后被刑讯逼供，但他不承认。刘锡彤认为案情已明，上报杭州府。杭州府提审时，复施严刑，杨受刑不过，屈打成招。依大清法律，判处杨乃武斩立决，毕秀姑凌迟处死。



“杨乃武与小白菜案”奏折

杨乃武的姐姐杨菊贞决心为弟鸣冤，告到省里。浙江巡抚杨昌浚派人会审，而此人又被刘锡彤贿赂收买。于是巡抚杨昌浚依照杭州府的判决上报，只等刑部回文一到，杨乃武就要被处斩。杨的姐姐杨菊贞不甘心，两次进京告御状，在一些浙江籍官员的帮助下，这件事终于告到了两宫太后跟前。西太后谕：让刑部下令，杨昌浚会同有关部门亲自审问，务得实情。杨昌浚接到太后谕旨，委派湖州知府许瑶光复审，杨和毕在复审时都翻了供。审了两个多月，未能定案，给事中王书瑞上书建议朝廷另派大员赴浙审理此案，于是礼部侍郎、浙江学政（相当于现在的省教育厅厅长）胡瑞兰便接受了此案。据杨乃武的女儿杨浚在新中国成立后发表的回忆文章说：这位胡学政在同一些官员提审时，日夜熬审，用遍了各种刑具，二人受刑不过，乃又诬服。胡瑞兰复奏朝廷曰：“反复讯究，此案实系杨乃武因奸起意，令葛毕氏（按：即毕秀姑）将伊夫葛品连毒死，供词俞同，案无遁饰……原拟罪名并无出入。”事情至此，杨乃武绝望了，他在狱中自挽一联：“举人变犯人，斯文扫地；学台充刑台，乃武归天。”

就在刑部奉旨审议胡瑞兰上报的案卷时，杭州一些举人、生员及杨的好友30余人联名向刑部和都察院控告，揭露官府严刑逼供，草菅人命，欺罔朝廷。京中御使边宝泉也奏请朝廷将此案提交刑部详细研讯。

据这篇发现的奏折披露，边宝泉的建议被驳回了。奏折中说：“若外省案件纷纷交刑部，向亦无此政体。”但朝廷对此案显然给予了一定重视：先是严饬胡瑞兰“秉公研讯，不得回护同官，含混结案”，继而反复指示刑部“悉心推究”、“详细研求”、“俾成信讞”（即定案准确无误）。这份奏折就是当时刑部（按：当时的刑部上书是桑春荣）向朝廷汇报审阅胡瑞兰上报案卷的结果。

奏折指出：将浙江巡抚杨昌浚原先上报的案情与胡瑞兰复审的案卷“逐一详核，尚多歧异之处”。如，关于所谓葛品连发现杨与毕奸情的细节前后矛盾，先说杨与毕奸情被葛品连撞破，后来的供词中又无此事了；所谓杨在钱宝生药铺买毒药的时间前后不一致；而且钱宝生系重要人证，只在县里传讯了一次，为何杭州府没有亲自审问？是否曾与杨当面对质，也未提及（按：钱是开药铺的，在刘锡彤的诱骗之下做过伪证，谎称曾售给杨毒药。杨曾多次请求与钱对质，均遭拒绝。此人在胡瑞兰复审之前已死于狱中。据同监犯人称，系被害而死。）再如，邻居王心培证言中说，葛毕氏经常白天不在家，夜间常听其开门，“究竟往来者系属何人”，葛毕氏没有交待，复审时也未详讯；还有一点，杨乃武告县令刘锡彤之子刘子瀚（按：此人曾强奸过毕秀姑，因怕事泄，积极参与制造杨、毕冤案），可是此人却未出庭，只派人传过一次，回来说刘海升（按：系刘锡彤另一个儿子）已经回原籍了。刘海升与刘子瀚是否是一个人？也未交待。奏折说：“以上各节均系案内紧要关键”，而胡学政又没有在复审中“逐层剖析”，未详细

声明“供词因何不符”，所以“臣部（刑部）未便率复”，请求朝廷降旨，命“该学政提及犯证，将复审与原审情节因何歧异之处，再行讯取详细供词”，弄清楚之后，具奏朝廷，再由刑部核议。

据有关资料证实，朝廷果然饬令胡学政再行认真审问，并不得再用严刑逼供。胡又审了两次，杨、毕二人再次翻供，胡瑞兰复奏时说：“案情重大，人言纷纷，实非愚臣所敢专断，请特简大臣，另行复审。”在众人的呼吁之下，西太后谕：“将此案交刑部彻底根究，提京审问。”刑部奏谕：即令杭县令刘锡彤将全部犯人，证人押解来京，这才有了后来的真相大白。从另一角度说，也才有了多少年以至当今戏剧曲剧舞台上、电影电视屏幕上那一幕一幕曲折动人的故事——《杨乃武与小白菜》。

案卷归宿

《钦差查办案事件》奏折共 7 页，1175 个字，全部用毛笔小楷书写，字迹工整。这是光绪元年（1875）十月三十日由法务大臣沈家本写给光绪皇帝（实际是两宫太后）的关于复议杨乃武案件的奏折，题为《钦差查办案事件》。沈家本在奏折中详细陈述了胡瑞兰、边宝泉等 4 份奏折的不同之处，认为此案尚需复议。1994 年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沈厚铎先生投书《北京晚报》，首先说明他是沈家本的四代曾孙，并说明沈家本在光绪年间不是法务大臣，而是刑部左侍郎大理院正卿。据沈厚铎讲：“文革”时扫“四旧”，他怕家藏的先祖沈家本遗著稿本、抄本、日记等珍贵史料遭劫，遂装了 4 箱书卷送到北京图书馆，后又被转送到北京市文物局。“文革”结束后他曾找到市文物局，文物局的同志帮他找到了不足四分之一的书卷，其中有沈家本的大部分日记和部分抄本及少量手稿，其他大部分都无从寻觅了。沈厚铎说，《杨乃武与小白菜》案奏折，为沈家本先生手抄副本，正是先祖遗著文献中的一篇，是很有收藏价值的重要资料。为此，沈厚铎亲自到京郊房山区交谈“奏折”事宜。当时的房山区有关领导约笔者（时为房山区文化文物局主管文物工作的副局长，云居寺当时为文化文物局的下属单位）一起与沈先生商讨此事。最后，一致同意《杨乃武与小白菜》案奏折归由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云居寺收藏展示。

至今，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奏折手抄本原件，依然很好地收藏在“云居寺纸经展览馆”内。云居寺以石经、木板经、纸经、“三经”之全名扬世界，是国内外文物工作者及广大游人欣赏、探索中国传统文化及佛教文化的人间宝库，而杨乃武案卷又为此地增添了一个颇为引人的典故。